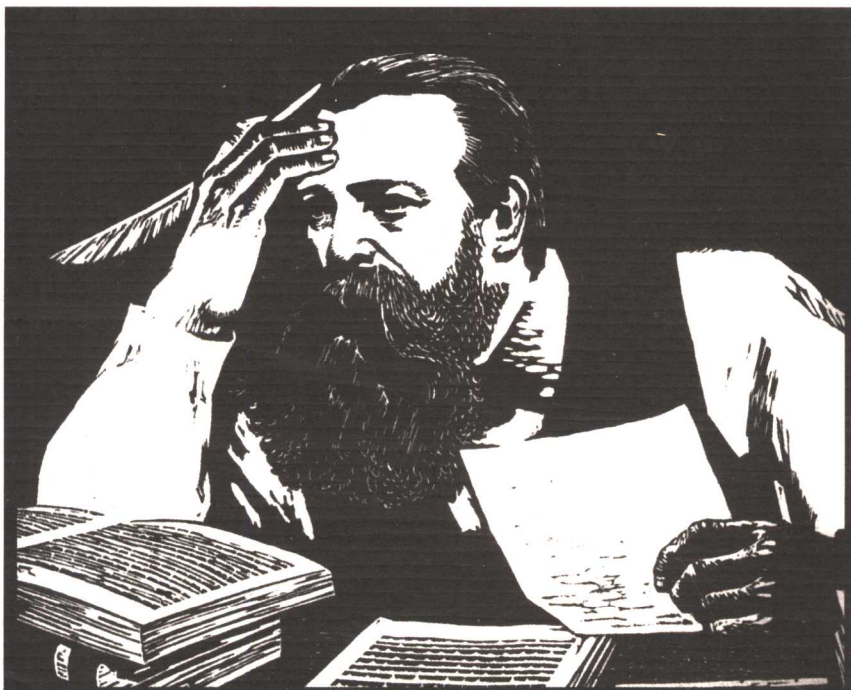




回忆恩格斯

人民出版社

HUIYI ENGESI



回忆恩格斯

人民出版社

HUIYI ENGESI

中共中央 马克思 恩格斯 著作编译局编
列 宁 斯 大 林

责任编辑:郇中建

装帧设计:张 辉

版式设计:程凤琴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回忆恩格斯/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10

ISBN 7-01-005193-3

I. 回… II. 中… III. 恩格斯, F. (1820~1895)-生平事迹
IV. A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14516 号

回 忆 恩 格 斯

HUIYI ENGESI

中共中央 马克思 恩格斯 著作编译局编
列 宁 斯 大 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5 年 10 月第 1 版 2005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960 毫米 1/16 印张:19.25

字数:228 千字 印数:0,001—5,000 册

ISBN 7-01-005193-3 定价:35.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前 言

2005年8月是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恩格斯逝世110周年。为了纪念这个重要的日子,我们特编译《回忆马克思》和《回忆恩格斯》这两本书。

收入这两本书的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战友和朋友、亲属和学生、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一些同他们有过交往的同时代人写的回忆,还有一部分是反映马克思和恩格斯生平活动的文章和书信。

这些回忆文章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伟大一生的真实写照。它们生动地记述了两位伟大革命家和理论家把毕生精力献给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光辉业绩,描写了他们的家庭生活、情趣爱好、高尚品德、革命情操以及他们之间的战斗友谊,栩栩如生地再现了两位伟人的崇高形象。这些回忆文章既是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活动和思想发展的珍贵资料,也是我们向两位导师学习的生动教材。

例如,在这两本书中我们收入了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创始人之一威廉·李卜克内西根据他的亲身经历撰写的回忆。李卜克内西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结识,对他一生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他写道:马克思是我的老师,“像我这样一个未经世面,渴求知识的年轻人,能有缘认识马克思并接受他的熏陶和教诲,更是感到万分庆幸。”他在伦敦度过了13年的流亡生活,在这期间,他“几乎天天在马克思家里,已经成了这个家庭的一个成员”。李卜克内西撰写的回忆恩格斯的文章,把恩格斯的形象描写

得栩栩如生，使人读起来备感亲切。

此外，还收入了马克思的家人写的回忆文章。有燕妮写的《动荡生活简记》和三封给友人的信，它们生动地记载了马克思的家庭生活和革命活动。马克思的女婿，法国社会主义者保尔·拉法格的回忆是难得的宝贵资料。他用大量耳闻目睹的事实描写了这两位伟大学者和革命家为制定马克思主义理论而进行的大量科学研究，以及他们亲密无间、生死与共的战斗友谊。拉法格还生动地记述了马克思为写作《资本论》而废寝忘食的动人情景，刻画了其超人的工作热情，严谨的治学精神和科学的学习方法。马克思的小女儿爱琳娜对自己的父亲的回忆，写得十分亲切感人。马克思对孩子们既是慈父又是良师益友。爱琳娜还怀着像对自己父亲那样的深厚感情回忆了恩格斯的为人，他的工作和生活，他对马克思一家的无私帮助，他的谦虚质朴和自我牺牲精神。爱琳娜的丈夫艾威林对恩格斯的回忆记述了恩格斯的晚年生活、他与各国工人运动活动家交往的一些情况。马克思的外孙埃德加·龙格的回忆提供了有关马克思一家人的亲密关系和他疼爱孩子们的一些材料。

同马克思、恩格斯有几十年亲密友谊的裁缝列斯纳，用朴素的语言、深厚的感情向我们描述了马克思、恩格斯战斗一生的许多方面，他们既是勤奋的学者，又是坚强不屈的战士，既是真挚的朋友，又是诲人不倦的导师。他的文章还追述了把《共产党宣言》这一伟大文献送往伦敦排印的情景。安年科夫回忆了他亲眼看到的马克思和平均共产主义者魏特林在 1846 年的一次争论，描绘了马克思为捍卫革命理论的纯洁性而进行原则斗争的一个侧面。马克思的战友左尔格的文章详细描写了马克思不顾全家生活陷入困境，为创办革命报刊贡献出个人财产的动人事例。马克思的“学术上的朋友”柯瓦列夫斯基的文章具体地介绍了马克思在创作《资本论》过程中的严谨治学精神。宪章派领导人哈尼描绘了恩格斯在 22 岁时第

一次走进《北极星报》编辑部的情景。俄国革命运动的活动家鲁萨诺夫、沃登、克拉夫钦斯卡娅、维·查苏利奇等人写的回忆文章，表明恩格斯十分重视俄国人民反对沙皇制度的斗争，非常关心俄国革命家的成长。

《回忆马克思》共收文章 36 篇，《回忆恩格斯》共收文章 35 篇。这两本书中的大部分回忆文章曾在 1983 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回忆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四册：《摩尔与将军》、《我景仰的人》、《人间的普罗米修斯》和《智慧的明灯》）中发表过，这次重新进行了编排。《回忆马克思》新收入了四篇文章，它们是：恩格斯的两篇文章《卡尔·马克思》和《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斯蒂凡·波尔恩的《布鲁塞尔的冬天——卡尔·马克思》，尤利乌斯·瓦尔特的《卡尔·马克思》。《回忆恩格斯》新收入了四篇文章，它们是：马克思的《弗·恩格斯的小册子〈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法文版前言》，И. 伊森的《回忆与恩格斯的会面》，巴·波·阿克雪里罗德的《回忆录片断》，彼·德·博博雷金的《回忆录片断》。新收入的八篇文章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三篇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其他几篇是从国外书刊上新翻译过来的。另外，还附了马克思自白和恩格斯自白。为了方便读者，这两本书的后面都保留了原文集的人名索引、马克思家谱及家谱说明和恩格斯家谱及家谱说明，并增加了注释。

《回忆马克思》一书由章丽莉编辑，《回忆恩格斯》一书由胡永钦编辑。

目 录

前 言	(1)
-----------	-------

弗·恩格斯的小册子《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法文版前言	卡·马克思(1)
忆恩格斯(1820年11月28日—1895年8月5日)	

.....	威·李卜克内西(4)
-------	------------

我们的孩子	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7)
-------------	----------------

忆恩格斯	保尔·拉法格(21)
------------	------------

“这里有我景仰的一个人”	威·李卜克内西(29)
--------------------	-------------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35)
-----------------	-----------------

将军的家庭生活	爱德华·艾威林(47)
---------------	-------------

一个工人对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回忆	弗·列斯纳(56)
-------------------------	-----------

关于恩格斯	乔·朱·哈尼(67)
-------------	------------

才智超群的非凡人物	格·维尔特(69)
-----------------	-----------

恩格斯在巴黎	斯·波尔恩(71)
--------------	-----------

我第一次在伦敦逗留	卡·考茨基(72)
-----------------	-----------

80年代初期的人物和运动	厄·贝·巴克斯(85)
--------------------	-------------

我和恩格斯的初次会晤	格·亚·洛帕廷(89)
------------------	-------------

第二次英国之行	爱·伯恩施坦(91)
---------------	------------

回忆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康·施米特(100)
-------------------	------------

回忆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沙·拉波波特(104)
我认识了恩格斯	尼·谢·鲁萨诺夫(109)
和恩格斯的谈话	阿·沃登(116)
回忆与恩格斯的会面	И. 伊森(126)
回忆录片断	范·马·克拉夫钦斯卡娅(130)
回忆录片断	巴·波·阿克雪里罗德(134)
我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会见	卡·施坦哈德(136)
社会民主党的伟人	赫·冯·格尔拉赫(140)
“请您告诉比利时同志们……”	艾·王德威尔德(142)
回忆录片断	彼·德·博博雷金(143)
最后一个除夕	维·伊·查苏利奇(145)
令人伤心的消息	赛·穆尔(148)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维·阿德勒(150)
悼念恩格斯	卡·考茨基(156)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爱·伯恩施坦(158)
在恩格斯的灵柩前	威·李卜克内西(174)
恩格斯的生平和著作	卡·考茨基(178)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弗·梅林(215)
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维·阿德勒(219)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自白	(222)
恩格斯家谱和恩格斯家谱说明	(225)
注释	(232)
人名索引	(264)

* 弗·恩格斯的小册子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法文版前言¹

卡·马克思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是当代社会主义最杰出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在1844年就以他最初发表在马克思和卢格在巴黎出版的《德法年鉴》²上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引起了注意。《大纲》中已经表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某些一般原则。在曼彻斯特（当时恩格斯住在那里），他用德文写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5年），这是一部重要的著作，其意义由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作了充分的估价。在他第一次旅居英国以及后来旅居布鲁塞尔的时候，他是社会主义运动的正式机关报《北极星报》³和罗伯特·欧文的《新道德世界》⁴报的撰稿人。

在他旅居布鲁塞尔时，他和马克思建立了德意志共产主义工人协会⁵，这个协会同佛兰德和瓦隆的俱乐部保持了联系。他们两人和伯恩施太德一起创办了《德意志—布鲁塞尔报》⁶。应**正义者同盟**⁷设在伦敦的德国委员会的邀请，他们参加了这个最初由卡尔·沙佩尔在1839年因参加布朗基的密谋⁸而从法国逃亡以后所创立的团体。从那时起，同盟就放弃了秘密团体惯用的形式，变成国际

性的**共产主义者同盟**⁹了。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该团体还必须对各国政府保持秘密。1847年,在同盟在伦敦召开的国际代表大会上,马克思和恩格斯被委托起草《共产党宣言》,《宣言》在二月革命前不久出版,并且几乎立即被翻译成欧洲的各种语言^①。

同年,马克思和恩格斯致力于建立**布鲁塞尔民主协会**¹⁰的工作,这是一个公开的和国际性的团体,参加这个团体的有资产阶级激进派的代表和无产阶级工人的代表。

二月革命¹¹后,恩格斯成了《新莱茵报》¹²的编辑,这家报纸是由马克思在科隆创办的,于1849年6月由于普鲁士发生政变而被查禁。恩格斯参加埃尔伯费尔德起义以后,作为志愿部队指挥官维利希的副官参加了反对普鲁士人的巴登战役¹³(1849年6—7月)。

1850年,他在伦敦为《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¹⁴撰稿,这个刊物是由马克思出版并在汉堡刊印的。恩格斯在上面发表了《德国农民战争》,该文19年后在莱比锡印成小册子重新出版并出了三版。

在德国的社会主义运动重新活跃起来以后,恩格斯成为《人民国家报》¹⁵和《前进报》¹⁶的撰稿人;这两家报纸所发表的最重要的论文都是他写的,其中大部分都印成了小册子:《论俄国的社会问题》、《德意志帝国国会中的普鲁士烧酒》、《论住宅问题》、《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等等。

1870年恩格斯从曼彻斯特迁居伦敦以后,参加了国际¹⁷总委员会;他被委托负责同西班牙、葡萄牙和意大利的通信联系。

① 在保·拉法格出版的小册子原文中还作了如下的补充:“《共产党宣言》是现代社会主义最有价值的文件之一;它现在仍然是描述资产阶级社会的发展和必将结束资本主义社会的无产阶级的形成的最有力和最鲜明的著作之一;在这一著作中,正像在早一年出版的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中一样,第一次清楚地表述了阶级斗争的理
论。”——编者注

他为《前进报》撰写并讽刺地题为《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的最近的一组论文,是对欧根·杜林先生关于一般科学、特别是关于社会主义的所谓新理论的回答。这些论文已经集印成书并且在德国社会主义者中间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在这本小册子中我们摘录了这本书的理论部分中最重要的部分;这一部分可以说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入门。

忆 恩 格 斯¹⁸

(1820 年 11 月 28 日—1895 年 8 月 5 日)

威·李卜克内西

4 在白拉克编的 1878 年《人民历书》¹⁹(第 78 页及以下各页)中,有一篇文章标题是《三位杰出人物》,讲的是莱辛、雅科比和马克思的生平活动事迹。马克思传略是恩格斯写的。²⁰我不知道《三位杰出人物》这个总标题是否出自白拉克之手,但那是很恰当的。如果马克思有时间,他一定也会为《人民历书》写一篇关于他的精神上的孪生兄弟、我们这位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传记,那么题目就将是《四位杰出人物》了。因为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和其他三位一样,也是一位杰出人物。他明哲智慧,丝毫没有浪漫和温情的色彩。他在观察人们和事物的时候,不戴有色眼镜,不是雾里看花,而是始终明察秋毫;他的目光从不停留在事物的表面,而总是要洞悉底蕴。这种明察秋毫的目力,这种“慧眼”,这种自然之母只赋予少数人的洞察力,都是恩格斯所具有的。这一点我在第一次会见他的时候就觉察到了。关于这一点,我在《南德驿车夫》第 313 期上已经写过一篇文章。^① 这是 1849 年的盛夏,在蔚蓝色的日内瓦湖畔;维护帝国宪

^① 见本书第 29—34 页。

法的运动¹³失败以后,我们在那里建立了几个侨居区。当时在侨居区所执行的政策,无论如何要比现在的德意志帝国的政策明智得多和实际得多。当然,除了说它切合实际之外,也没有别的可说。在这以前,我也见过许多各式各样的“大人物”²¹,如卢格、海因岑、尤利乌斯·弗吕贝尔、司徒卢威以及来自巴登和萨克森的“革命”²²的民众“领袖”。但是我愈熟悉他们,他们在我眼前就愈显得暗淡无光,卑微渺小。每当氤氲弥漫的时候,人和物看来就会觉得大些。但是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有一个特点,他能用他的敏锐的眼力驱散云雾,使人和物都显出本来的面目。这种锐利的眼力以及由此而作出的斩钉截铁的同样锐利的判断,起初使我感到不悦,有时甚至伤了我的自尊心。当然,我对维护帝国宪法运动的英雄们的印象并不比恩格斯对他们的印象好一些,但是我总觉得恩格斯未免太轻视这个运动了,因为毕竟还有许多人为了它献出过宝贵的精力,还有许多人表现了自我牺牲的精神。我不是德国的南方人,但是,当时“德国南方人的温情”在我身上还残留着,直到后来在英国才彻底克服,不过这并没有妨碍我们对人和事有一致的看法,当然也不是在任何时候都立刻能取得一致。不久以后我就发现,恩格斯的判断始终是有根有据的(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我早已读过,在私人的交往中,他的渊博的学识也使我赞叹不已)。我不禁对他深怀敬意,因为他已经做了许多伟大的工作,他比我年长五岁,这五年简直就等于整整一个世纪。

我很快觉察到他也是一个杰出的军事家。在和他闲谈中,我才知道《新莱茵报》¹²所发表的那几篇关于匈牙利革命战争的文章原来是他写的;²³这些文章由于内容经常得到证实,因而大家都猜测是出于匈牙利军队某高级指挥官之手。其实,正像他自己笑着对我说的那样,除了所有的报纸都掌握的并且差不多完全得自奥国政府的那些材料,他根本没有任何其他材料。而这个政府却大撒其谎,

说它在匈牙利活像现在西班牙政府在古巴²⁴一样,总是百战百胜。在这种时候,恩格斯的天才慧眼就对他大有帮助。他能够不理睬那些空话。他的头脑就像X光一样。大家知道X光不会折射,因而任何时候也不会歪曲形象。在这种光线的帮助下,恩格斯放过那些对查明真相无用的非本质的因素,不让任何烟幕迷惑自己,不轻信任何虚构的情节,而根据可靠的事实来确定自己的见解。无论奥国的闵豪森²⁵之流怎样大肆吹牛,终究不能掩盖某些事实,例如发生冲突的地点、战役开始及结束时军队的驻地、战斗的时间、军队的调动等等。“我们的弗里茨”^①,就像居维叶一样,根据这些点滴材料,用他明察秋毫的目力加以分析,就能描绘出一幅关于战局的真实图画,有了这样精密的战况图,就能根据日期和地点作出数学般准确的结论,说明百战百胜的奥地利人日益向后“挺进”,而屡战屡败的匈牙利人则不断向前“退却”;这些结论都极其符合实际情况:当奥军书面宣布获得决定性战役胜利并全歼匈牙利军队的次日,奥军就被逐出了匈牙利国境,而且溃不成军了。

恩格斯既不是一位预言家,也不是一位惯于忖度别人思想的人,他只不过有一双明亮清晰的眼睛,是一个像歌德那样具有远见卓识的人。当年在瓦尔米战场上,那些目光短浅的凡夫俗子和政治家们看不到的世界转折的开始,令人失笑,但歌德却独具慧眼,明若观火。²⁶

恩格斯似乎生来就是一个军事家,他料事如神,能随机应变,通观全局,明察秋毫,沉着冷静,并当机立断。以后,他还写了许多卓越的军事著作,并且得到第一流职业军事家的好评;这些人当然不知道他的名字,也根本料想不到那些小册子的匿名作者竟是一个“恶名远扬的”叛逆者。在伦敦我们开玩笑地称他为“将军”。如果

① 指恩格斯。“弗里茨”是弗里德里希的爱称。——编者注

当他在世时再有这样一次浪漫色彩的革命，那么恩格斯就一定是我们的卡诺和毛奇，是我们军队和胜利的组织者、军事思想家。

不久以后恩格斯在《新莱茵报》（在伦敦发行，寿命很短）上亲自写了一篇关于维护帝国宪法运动的文章。我把这篇文章的一部分转述于后：

马克思和恩格斯到卡尔斯卢厄去了解布伦坦诺的革命政府，然后就到普法尔茨去了解那里的运动和临时政府的情况。他们在斯拜尔遇到了率领志愿军的维利希，就和他一起到凯撒斯劳滕，在那里会晤了以德斯特为首临时政府。

他们在这里发现，共产主义者根本谈不到正式参加运动，运动就像在巴登一样具有鲜明的小资产阶级的性质。在凯撒斯劳滕逗留几天后，这两个朋友就到宾根去了。但是他们在路上被黑森的部队扣留，他们被怀疑参加起义而和另外几个朋友一起逮捕。最初把他们押送到达姆斯塔德，后来押送到美因河畔法兰克福，最后在那里释放了他们。

此后不久，马克思受民主派中央委员会的委派，到正在酝酿重大事变的巴黎去，代表德国革命党同法国社会民主派联系²⁷。而恩格斯则回到普法尔茨的凯撒斯劳滕去等待局势的发展，并准备在必要时以兵士的身份参加运动。

恩格斯在《新莱茵报》¹²上以极幽默的笔调描写了普法尔茨人民运动的特征。他写道：

谁只要到普法尔茨去过一次，他就会明白，在这个富产葡萄酒的略带醉意的地方，运动必然是朝气蓬勃的。人们终于摆脱了那些骑在他们脖子上的笨拙迂腐的爱喝啤酒的巴伐利亚旧官僚，换上了一些快活的喜爱葡萄酒的普法尔茨人。人们终于从故作深奥的巴伐利亚警察制度的刁难中解脱出来。这种

刁难曾经被那些在其他方面极其乏味的《飞行传单》²⁸非常有趣地嘲笑过,这种刁难比其他任何东西都更厉害地折磨了轻松愉快的普法尔茨居民。恢复小酒店的自由是普法尔茨人民的第一个革命行动;整个普法尔茨变成一个大酒店,在这六个星期当中,“以普法尔茨人民的名义”喝去的酒,数量简直难以计算。虽然在普法尔茨积极参加运动的人远不如巴登那样广泛,虽然在这里还有许多反动的地区,但是,全体居民普遍嗜好葡萄酒这点是一致的,就连最反动的小市民或农民也被卷入这种普天同乐之中。

从外表上看,普法尔茨运动是欢快的、无忧的和从容的。在巴登,每个刚当上正规军或人民自卫团少尉的人,都束紧身上笨重的军服,炫耀自己那副后来在战斗当天立即塞进口袋的银质肩章,而普法尔茨人的行动却理智得多。人们刚一感觉到6月上旬的灼热,便脱下所有的呢制外衣、背心和领带,换上便服。随着旧官僚制度的推翻,人们好像也从一切陈旧的令人郁闷的束缚中解放了出来。穿衣随随便便,惟一考虑的就是要方便和适应季节,随着衣着差别的消失,在日常交往上的任何其他差别也一下子消失了。由于社会上各个阶级都聚集在同样的公共场所,也就使得任何社会主义的空想家都可能从这种无拘束的交往中看到博爱的曙光。

普法尔茨临时政府的特点也是这样。临时政府中几乎都是些好心肠的葡萄酒爱好者,他们惊讶的是,他们在转瞬之间不得不代表以巴考士²⁹为标志的自己家乡中的临时政府。虽然如此,但也不能否认,这些微笑着的执政者比起在“信仰坚定”的布伦坦诺领导下的巴登邻居,举止好得多,事情做得比较多。他们至少有善良的意愿,他们虽然酷嗜葡萄酒,但是同卡尔斯鲁厄的那些道貌岸然的先生比较起来,理智上却清醒得

多.....30

可以对普法尔茨政府加以责备的主要一点就是当它感到本身软弱无力时还无忧无虑,宁可期待国外的偶然事变,而不坚决动用有限的国防手段。政府对普鲁士军队在国境线上的布置根本不感兴趣,谁也不知道那里发生了什么事情,由此可见政府是多么浑浑噩噩。在凯撒斯劳滕,政府只能看到《法兰克福报》和《卡尔斯卢厄日报》两种报纸,所以,有一次当恩格斯根据好几天以前的旧《科伦日报》把关于普鲁士军队在国境线上集结和布置的比较可靠的消息告诉政府先生们时,他们竟十分惊讶。他们多次劝年轻的恩格斯担任运动的领导。关于这一点,恩格斯这样写道:

自然,也曾经有人建议我去担任这个或那个文职和武职,如果在无产阶级的运动中,我会毫不犹豫地接受,但在当时的条件下,我都一概拒绝了。我惟一同意的一件事,就是为临时政府在普法尔茨广泛推销的小报纸撰写几篇鼓动文章。³¹我知道,这也是行不通的,但是由于德斯特尔和政府的某些成员的一再请求,我终于接受了这个工作,这样至少也可以表明我的好意。我在遣词用字上当然不十分客气,所以第二篇文章就引起反感,被认为过于“刺激人”;我没有多费唇舌便收回了文章,当着德斯特尔的面撕毁了,事情也就到此为止。

普法尔茨运动的军事组织特别缺乏武器和优秀的军官。他们既不能从外地,也不能从已经起义的巴登得到任何东西。他们也没有设法保证把当地拥有的武器交给可靠的人。大镰刀打好了,但是就连这种原始的武器也没有落到起义者的手中,然而,由庸人组成的国民志愿军却有他们自己精良的雷管枪。